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十五 求博士恭獻四靈圖

求仲門中，豈宜執戚而舞；成連海上，無乃有絲即彈。識夫麟為靈，何其相謔；憂彼鳳不至，聊以自娛。 斛斯貴在雞籠城，盼兵船不至，請桑從事占之。燭生曰：「吾臨行時，曾共甘使君觀第一圖。其詞云：

海丁沸，糖蟹死戊己。黃無衣，赤無首，蘭臭解鮑腥，魚子多收十萬斛。

聞起鬻者，為包家港之老漁戶，其子雖多，收之者侯也。何患不集助乎？且蘭臭微映天女，名若待之而解矣。」貴曰：「先生既得知微，此事宜能發覆。」燭生曰：「如可一言以蔽，何難數策無遺，其妙者口可宣，其元者神當嘿也。」忽巡官以急遞文進，貴閱之，乃李節使及餘撫軍手書云：

舜佐述祖奉白：比以天子明威，百神全力，糧儲在前，將士在後，咸集於泉，某日夜配渡，約某時刻可達島城矣。女將木蘭，送神船入地，領舟師赴援。此天帝以畀國家者，何幸遭侯之物色而延致之。逆番不足平，而三城不難復矣，敢以賀。

侯大喜，謂燭生曰：「向無天女，費文武臣無數心力，而不克如其謹嚴，竭山澤民無限脂膏，而不克如其暇豫，於古有諸乎？」燭生對曰：「今天下承平日久，於調兵徵餉之制，既不屑沿舊法，又不及定新規。倉卒之時，雖蕭相國不能挽儲，淮陰侯不能為將，天女不得已而載兵渡餉，凌風駕雲，神而不宜於人，變而不底於正，微獨依古未之前聞，且亦不可傳信後人，滋之惑也。」言未已，木蘭入謁，侯拜謝之。桑從事亦前慰勞。木蘭曰：「賊中起事之株，島內流言之柄，殷憂何疾，急治何方。願得其詳，以圖所向。」侯乃喟然曰：「始吾疾馳來斯，猶迷罔也。餘中丞嘗言之：五年以前，有苦木澳副守檀豈凡者，以出驗鬥死皮骨，為番奴所戕，攫其首供家鬼。守將亟捕之，眾番大恐，求計於駕繪船之老漁戶嚴多稼。嚴私合其黨千人，持軍械出拒，時此邦郊圻吏，姑息養奸，模糊定獄，誘不應死者數人戮之。聞於朝，以為能事。自此凶番益無忌，其懦者畏無罪誅，隴然從之，叛志如城，叛形視掌矣，此起事之株也。初，哈鈕島富民梅颯影，蔗田千畝，挹漿為霜，白清紅濁，厥肆名糖。梅之役徒，多狎鋒口，輕性命者，番俗尚格鬥，千百人對壘，雖力盡死，各靡悔焉。其長按之，各以餅錢，購愚者代抵罪，長曲從之。爭以賄謝，有成名宿者，賢長也。絕諸賄行，理代抵之獄，民謂長矯廉正，不便風俗，竊腹誹雲，適梅之徒數人當係治，成君責隸捕之急。梅以罪者獻，乃置死囚獄。於是凶番益懼，吁嚴以請於梅，願率眾劫囚。梅不可，嚴齋以刃，始唯唯，以諸不逞圍島城。聲言成君好官，而胥吏弄權，幕士作惡，家奴流毒，盍討之。清官側之惡，成君死守逾月，以外援緩，城陷殉之。賊勢遂披猖，此流言之柄也。爾時所憂之疾，兩武臣不用命，萬鄉勇無取裁，賊酋之偽檄，結十三國之島夷；賊黨之奸謀，伏千百艘之海鬼，有此四疾，將何以瘳，所求之方，信賞必罰。遠交近攻，則又何症之不治耶。」木蘭拱手曰：「侯之慮賊情也，燎如觀火；講戎務也，沛若決河。仲雖有以藉手，帝震無或彈心矣！」於是以侯命，召水陸大帥，來謁者廣都督冊，赫都督謨也。廣，閩人，治水師；赫，晉人，鎮陸路。侯厲聲詰廣曰：「群綱島失事，爾何故擁重兵不救？」冊辯曰：「某世守閩土，寧或忘海隅，由島長失政，城中卒聽民為亂，一夕屠其家，職赴救時，島眾犂附，據險發矢石矣，實無能為力。」木蘭責曰：「城中卒皆爾所部，敢與民為不軌，向之教誨約束安在哉？」揮左右縛冊，侯命囚之，奏請處治。赫謨色變身戰，跪而謝曰：「顯教島之戰，敗職洵有罪矣。雖然，鄉勇通賊，前徒倒戈，不能禁其不敗也！乞原之！」侯勃然怒曰：「誰之偏裨，募此鄉勇為賊，募賊以喪師，不誅何待？」命木蘭取上方劍，謨大呼曰：「國典，無貴臣自戮大帥故事，即不當釋，就於理官，待罪可也。冊之厚而謨之薄，侯誠何心哉？」木蘭叱曰：「冊之先，有歸命大勛，赦三罪勿殺。故請中旨，遵宥典也；爾起自行間，官賞咸懋，建牙海上，國恩無萬一之酬，復以閩外才難，載錫高位，乃師於初總，而氣沮前茅。戎威大挫，顯戮猶恐後耳。援冊求免，惡知擬不於倫矣。」臂上方劍，引出斬之，呈其首，各省赴調將士，俱相顧色死，齒牙作鬥聲。燭生私謂侯曰：「圖中之言驗哉，廣赫兩都督，所謂黃無衣，赤無首也。」侯愕然曰：「死生定數，人何能為。」鶴日馳奏云：

臣貴言，臣伏見□城，守而後陷，其文武臣若成名宿等。誠有陷城之罪，非無死事之忠，似足相抵也。群綱城激變致陷，文臣師桑，死不足掩罪，宜籍其家實軍餉，昭炯戒焉。武臣廣冊，法應坐辟，核其先代，有援郝勛。臣奪其符印，拘囚之，請敕廷議，顯教城可不破，由武臣赫謨，以鄉勇為前軍。通賊反攻，王師敗績，城遂陷，文臣危後安死之，無罪可憫。似宜邀天仁，詔所司議恤也。謨縱兵叛亂，法不可緩死，臣請上方劍刑之，擅殺之咎，臣昧死不敢避。閩撫徐述祖，儒者多智略，請敕渡海來，與臣商酌進剿事宜，臣幸甚，師中幸甚。使者齎奏去，即札遺餘君，來島議事。木蘭自請護撫軍，侯從之。飛檄達泉州，餘君方與李節使話：「近日神策兵二千，隨海西侯賀蘭觀，助斛斯侯戰，須配趕繪船四十，某自送之至雞籠也。」木蘭偕侯使，以書啟餘君，李節使歎曰：「天女此來，不獨護撫軍，兼護海西侯神策兵矣。師行利便，天眷聖明也。惟予以隻手經略泉門，終鮮良朋，將成獨立，公等成功之日，老夫授命之期矣，悲哉。」餘君與木蘭，俱惻惻不能對。第三日，賀蘭侯以神策兵至，李節使促餘君送渡，相與作別登舟，賀蘭曰：「某嘗徵西蕃，墮黑水中，三晝夜不能出。聞空中語曰，健兒速救上公，旋有兩牛，共負之以登岸，洪濤多令人弱，思之猶悶於心，茲大海浩沔，設有不虞，何處覓健兒也？」餘君曰：「勿憂，即有驚怖，天神相之，皆坦易耳。」賀蘭問其故，餘君指木蘭以對。繪船四十，已出洋矣。前哨船反報曰：「有十舟將溺，似為人暗穿擊者。」木蘭曰：「斛斯侯曾有賊謀伏海鬼之說，吾此來，正堤防其失也。番奴竟敢爾乎？」遣三板小口，救十舟被溺之兵，自吐水晶丸二，投海中，如梭之擲，如彈之飛。須臾，海水見血腥，其頭頸四懸於桅首，若號令然。餘君以手加額，賀蘭歎息曰：「微天神之力，吾輩及二千人，為大魚餐矣。不知所吐丸，何異傳也。」木蘭曰：「初非有異，要自不同，前人所煉劍□耳。海鬼匿陰壑，凡兵刃不得而加之，此丸惟宜濟此際此時之險，他仍無所用之矣。」舟中皆呼萬歲，木蘭以鼻息呼風，即抵港岸。計神策兵遭溺死者，將三百人。賀蘭灑淚曰：「好兒，不死於番僧之碣樓，而死於海鬼之椎擊。長風巨浪，驚魂何日還帝鄉乎？」餘君亦為之慘戚。至軍門，斛斯侯出迎，謂賀蘭曰：「謀短力綿，天遣海西相助，貴何患耶？」賀蘭答曰：「當今折衝之任，不過數人，朝廷謂吾勇，吾恃君福耳。」餘君曰：「侯不來召，僕固願有所陳。」出十三國呈送之偽檄觀之，二侯俱以劍斲案，各裂其半，檄詞云：

九輿大元帥梅，為佈告遠人，來同景運事：大星芒起，隕石鮮有完形，華旭影流，死烏多歸積氣。雷出地而諸山震動，無充耳之蟄蟲；月當天則萬象空靈，孰吐珠子靈蚌。吾聞王者不死，帝命方在菰蒲，彼敢大邦為仇，軍行已無井灶，三岩城之襲取，小兒不得成夜啼；五重鎮之敗亡，奔鹿何能擇朝蔭。是以既立鼇柱，爰揚鸞帆。群合志於三千，獨佔繇在九五。居三正之後，維卯亦紀春王；廁歷代之先，有唐斯宗古帝。爾外夷，矯首抱珥，應知中國有聖人；關心綴旒，總倚漢家如父母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聲靈若相應斯宜；織問婢，耕問奴，職貢之不修曷故。便爾戈船四出，俱成授首長鯨。何如琛舶偕來，不至為屍貳負。要識如綸如鵬，天子從無戲言；但能勿貳勿參。太常厥有成績。於戲，將朝赤縣，尚巧思而造飛車；已立蒼天，休無罪而懷琪璧。年月日檄。

餘君晒曰：「此皆中原流寓無聊之徒，簧鼓筆舌，以利天下有變者，破賊後，當生致之，為醢以分賜外國人耳。」燭生出議曰：「自古無建卯者，以二月為歲首，非三才之外，別有世宙乎？」木蘭進曰：「故設必無之正朔，自誇未有之餘分，□氣已張，敗徵可俟矣。」賀蘭問曰：「偽國稱唐，豈將附會李天下也？」斛斯侯笑曰：「惟我知之，彼固從糖肆中來者耳。」眾大祭。餘君曰：「從事家閩中，知閩諸生，有通外番語言文字者否？」燭生對曰：「葬少在鬻序，結交諸豪，其不羈者，類能登蜃樓，視蝦釜，避夜叉之國，尋羅漢之山。自彼鳥音，迄茲蠻語，靡不搖唇即是，掉舌皆然。若橫書左行，水文雲篆，固已出精心而譯義，伸快腕以摹形矣。至其擲地有聲，懸河在口，殆不啻挹蘇張之袖，拍隨陸之肩也。在遠郡者，招之未必即來，漳泉二區之人，葬折簡焉可矣。」木蘭請曰：「侯昨患鄉勇無紀，非設立團練官，以本州人領之，當不可以理煩而制亂。」斛斯侯曰：「此間有兩教論，呈請督率鄉勇矣。吾一惡其貪，一憐其願，姑置之也。」餘君曰：「且命之至，僕自考之。」

侯令兩學官入帳，參餘撫軍並賀蘭侯，二人振衣入，一稱索暖孫，一稱吉隱裔。賀蘭問曰：「索吉兩先生，由何階為學官也？」暖孫對曰：「某二教諭，均老閩貢士，屢試禮部不獲進，遇國家殊恩，以乙等先用注今職。」餘君問曰：「鄉勇獷悍之民，與盜同域，苟能防其變，無勿收其功，當以何道？」隱裔對曰：「請給之寬綈，申以猛令，戰歿則並恤其家人，叛亡則兼收其伍正，何如？」斛斯侯謂賀蘭曰：「發言在規矩中乎？」賀蘭曰：「用意如廟堂上矣！」餘君曰：「善。」暖孫對曰：「請懸重賞以餌其心，勿吝空頭告身以耀其門戶，其功以招降賊首及餘黨者為上，縛賊及斬馘多者次之，料量賊中情形，不為所算者又次之。其罪不可勝數也，請密諭其統領之大長，得以便宜行事，倉卒犯法，雖有功亦誅之，勿稍縱。既誅，則以事白主帥，無得疑慮焉。蓋以官兵勝敗之故，責之鄉兵，即以鄉兵死生之權，付之統領。若統領而用非其人，則主帥過也。何以慰宵旰至尊耶？」

賀蘭稱其嚴切。斛斯侯耳語於餘君曰：「是人議論，直梟雄之才，先聞其求金於生徒，教刑酷烈，貪墨難為情也。吾擯之亦有所見。」餘君亦耳語曰：「當此之時，貪詐皆用。」即謂二人曰：「鄉勇約萬人，兩君可分領其眾。」暖孫向斛斯侯乞三箭，曰：「軍中恃有此柄，不然，穰苴亦卒成功也。」侯與之。隱裔乞餉冊、並賞格、職券。臨去，侯命曰：「公等司教者，苟不教而誅，傷天和，亦褻國體矣，慎之！」二人去後，餘君曰：「索教諭必嗜殺人，乃叛民之劫運也。吉教諭有長者風，此行俱不僨事，論功行賞，索右於吉，吾料索糾纏於利名，而脫略於身命，稍得志，必為人害。然殃即餘之，應無考終福，吉狷者自守，不敢與世爭，名途易窮，利徑易塞，而壽者之相，吉人之辭，少不愧孝廉之稱，老猶勝別駕之任耳。」時諜者來告：「賊中因海鬼遭殲，大有居然敵之懼，載中原土物數巨艘，饋紅毛夷，嗾其內犯。」斛斯侯問計，餘君曰：「正當用其援兵，以制其死命。」密謂燭生，速修書召諸生。尋來四人，漳郡學生歐陽敏、上官雄，泉郡學生南郭超，東野俊，先詣燭生。微叩以隱語，互答一無滯機。引之謁餘君，延就賓位坐，餘君問：「諸國孰近而孰強？」皆對曰：「無過戒服同紫，分封比聘之邦矣。」餘君曰：「誰與結之，將其不侵不叛之心，竭以如取如攜之力。」敏與超起立拱手曰：「某等願任其勞，且當其罰。」餘君曰：「罰豈及君？賞將延世耳。餘國則上官東野，義可辭哉。」雄與俊起謝曰：「此行也，如解牛之刃，不傷於芒；射鵰之弓，惟志於鬣。報命非速，開誠有終而已。」餘君悅，各厚其儀物送之。旋有以泉州急遞進者。視其文，則粵南澳都督所呈送也。云：

某日時：碣石虎門兩鎮，會巡各澳口，諜知交爾船揚帆東下，不由熟洋，無從邀擊之。飛移到職，謂其出沒狡獪，罔測所之，宜各自為備。伏思交人自郎善相天誅，屈蟻內附而後，其不敢寇粵也久矣。島賊梅颯彩，訛言孔揚，魚鱉小君，必有聞而蠱志者。交人非與賊為援，將因閩之弊耳。然自古無交址犯閩之事，破荒為之，其敗必也。兵法千里躡上將軍，況海道數十更乎？乞我侯飭閩將堤備，雞籠水險，度彼望洋不敢突進，職利達呈察。

斛斯侯曰：「此鎮將甚諳兵略？」燭生曰：「先為甘君所折挫，後乃薦之自代，初不料其才識一至於此。」餘君曰：「交夷敢爾，先生將何策以紓憂？」燭生曰：「李節使自能籌之，但沿海舟師，戰不必勝，勝取必者，惟神策之從天而下，仲離之行地無疆，為可符望耳。」賀蘭曰：「某自領千人，從女將軍往，既免清人之致謫矛英，且無蜀主之興嗟脾肉，盡敵而返，交夷之與島賊，一也。」斛斯侯曰：「壯哉，不謂屢空息，車蒲胥之概，復見今日。請即啟行，實當繕奏矣。」賀蘭簡神策至精者千人，餘君撥繪船二十載之。臨行，謂木蘭曰：「西南行，風頗不利，非天女不為功。」木蘭領之，自與賀蘭登舟，向空嘯吸久之，風為之返。賀蘭策曰：「聞南方諸國善火攻，女將軍能先破是，某自以大羽箭，率千人射之。彼皆穿札技也，雖欲不勝，奚可得耶？」木蘭曰：「禁彼火器，誠亦不難，交人飛弩，多傳毒藥，能避其鋒否？」賀蘭曰：「毒弩固不能著吾體，眾士傳梵僧教，遍體塗神魚膏，雖著亦無所苦。」木蘭曰：「信乎勁旅無如虎賁，此夷不足殲也。」

舟行三日，北風正□，西日將下，交址船百餘，折帳東向，見中國戰艦，發火炮火機來擊。木蘭取二紙出，乃肆中畫本也。上繪井及轆轤，喝曰：

井中水沃環中火，水作羽毛火作卵。
轆轤翻天天將簸，赤雉浸死黑鴉墮。
中朝鞠育爾么麼，螟蛉何為背螺贏。

交人所恃火炮火機，為兩井轆轤水所汨，並其器而沉之。交人大驚，其渠曰：「用水息火者，是妖人也。妖畏毒矢，盍射乎？」萬弩夜發，如蝗飛集二十艘，舵師水手，皆斃蓬窗矣。賀蘭親掣一箭，乾長五尺，□大四寸，矢翎帶風，弧角銜月，貫其渠及在後二人。交人怖曰：「自古無一矢殺三人者，吾儕何為捋虎鬚以取滅亡，添蛇足而遭誅殛耶？」百餘艘皆退。神策兵各逞技，能，矢無虛弦，交人靡子遺焉。

木蘭吐陰火焚其艘略盡，惟神策兵不能駕舟，賀蘭患之，木蘭曰：「特易易耳。」呼東海部人出袖中，疾駕還泉州。時李節使方調海壇漳州諸鎮兵，皆未及至也。木蘭以捷獻，李節使稱謝賀蘭及神策之功，冀除望海樓，為行犒地，分命庖人，割牛羊犬豕之腴，羅雁雉雞鶩之味，烹鯉鯉蝦蚶之鮮，海錯雜陳，堆盤迷箸。遣蛋女歌以侑酒。賀蘭向有婦人癖，見之，心搖旌而面媵，須列戟而手顫，不能忍也。李節使以更衣起。木蘭請檢點駕舟人，遂俱出。賀蘭曳兩蛋女左右坐，謂曰：「頗不耐□舌音，歌可輟耳。幸以古植杯飲我，雖醉，差不懊惱也。」兩蛋女取次遞酌，殆十餘植焉。李節使人，大噓曰：「海西豐功，不可無此快飲，吾當為凱歌數章，紀今日勝概。」遂賦云：

鯨魚金目射鱗鱗，浪撼重洋鉦鼓風。
要引波臣翹首望，飛將軍轟立天中。
訛傳海若現雙螯，噴火雷車萬竅號，
尺幅冰天可撲滅，戰功誰及洗兵高。
含沙蜮轉射雲忙，瘴霧鳶肩擬中傷，
那識金仙身不壞，塗膏曾教羽林郎。
瞥見彎弓猿鷲啼，人三為眾斃連雞，
交夷死莫煩冤哭，舊定天山是海西。

賦畢，賀蘭大悅，請於李節使，付樂部歌之。李節使曰：「比者王邸薦一士來，絲竹之品，無勿精研。又能自創新聲，獨抒古意，誠歡場之妙契，技苑之良裁也。盍招之至乎？」賀蘭曰：「文壇人，畢竟高於樂部子，其速召勿失！」李節使肅之前，長揖就席，叩其姓氏裡居？對曰：「求旃，字虞璧，延陵人也。少負縟彩，獵遊戲事不一家，先嘗官國子博士，以語言雜，俳優氣，忤司成被放。諸王有惜旃才者，寓書相公，至閩月餘，未有所自效，竊赧焉恥之。」賀蘭請歌李節使所撰四章，求博士曰：「新詩大佳，使唐人入曲，伊涼州而外，又有別裁矣。若令軍中同聲合唱，亦止如『壯士長歌入漢關』之句，一人自唱，當不過『黃河遠上白雲間』，似無能另開生面也。旃思之，侯家於塞上，彼中習聞，與長安異，請以相公此曲。增數十衍字，移宮換羽，譜笳音，作拍調，旃自歌之。樂工以諸器倚和，何如？」李節使喜曰：「吾詩何足數衍，博士殆正平之流，《漁陽摻撾》，無不洗耳者矣。」賀蘭呼蛋女各進一植杯，博士發聲，粗熔鐵板，軟滌紅牙。樂工竭蹶循階，凝神赴輿，汗承頤頰。若難為和矣。望海樓前戍卒之壯者，杳然悲思；老病者，各負牆立。其泊舟之估客□人，多感歎起舞，榜人方醉啜不已。或屏息聽之。樓中將士，激越可知也。賀蘭請曰：「軍中何可一日無博士，能偕某入島城乎？」李節使曰：「斛斯侯不廢嘯歌者，須與博士游，從海西還，即不煩布腹耳。」求旃拜辭，隨賀蘭登舟。木蘭曰：「島中早晚被圍，吾舟當疾返。」賀蘭曰：「何由知之？」木蘭曰：「頃聆笳之末拍，殺聲頗厲，所謂猛士赴敵場，不殺賊，恐為賊所殺者。是以致慮。」賀蘭曰：「爾時毛針矗於胸前，某正不解何故，博士叩毛針之說。」賀蘭曰：「某胸骨有五毛，聞金鼓聲，則直豎如針，故自名之，乃知博士高唱，其聲動心。令人有鬥志。」博士曰：「螳螂捕蟬，琴帶殺伐，此誠兵事之先機。然死傷在彼不在我，於收聲而自得之也。」

舟進島門，斛斯侯遣致賀，且告前夜鄉勇捷音。賀蘭謂木蘭曰：「女將軍聞歌而見微，求博士作歌而知著，豈尋常察識哉！」相與人帳中，斛斯侯餘君及燭生，皆為賀蘭慶。賀蘭舉求博士之神智。斛斯侯喜曰：「吾在禁御日，即聞博士名，海上相逢，又以為三神山羽客，好我肯來矣。」餘君執手謂博士曰：「曩者天街靜夜，與下直數公，以賭棋錢，買城南斜釀，送鬪射覆，何興無之。君步履時來，奕則為逐北之奔，飲則為向西之笑。相看京秩蕭閒。不惹風塵痼疾也。今乃以海濱軍興，闖然相值，樂何自生，憂莫與解，而能無慨乎？」博士答曰：「旃屈於偽君子，而伸於真大臣，雖不能上贊戎樞，亦不至旁糜館穀耳。」頃之，神策兵以賀蘭箭斃之三人首級獻，斛斯侯曰：「可自築一臺，立大旗竿，懸三頭其上，比古時京觀，不尤偉歟！」賀蘭曰：「苟非女將軍以畫水禁火器，則北船燒盡，安所得持弓矢之人。」斛斯侯曰：「天女神人，視茲小道，殊不經意耳。」傳有哈鈕鳥雞羽文遞至，斛斯侯與餘君觀之，云：

統領東路鄉勇效力官索暖孫，謹呈：某日時，偽鎮鸞將軍嚴多稼，調三路賊目，合圍駐島官軍。彼潛出瓊汗城策應，其心腹賊原子充，職戰御童也，先曾遣謀結以金綺，但能為我用，啖之空頭告身，子充應命，至是先兩時，以多稼謀來報，職命子充詭阻多稼，無輕出城，即分三千人，迎其三路賊目，命佯敗而誘之入死港，職自引二千人，伏兩翼待，截殺一日半夜，賊死港中者，未及計，焚斬死者九百餘級。餘負傷遁逃者，亦未及計，多為鎮將擒斬，乘勢收復瓊汗城，多稼以其黨遁去，職稽鄉勇戰死者五十二人，似當如定議恤其家也。未接戰還走者百四十二人，職知其通賊久，即僱軍赫謨之前部也。盡阮而斬之，亦當如定議收其伍正也。空頭告身，乞賜下，職等不勝悚恐待罪之至。

餘君曰：「索教諭遂已奏功，彼沉驚非常，以將才自任，宜宏獎之。」斛斯侯召張弓脰至，授以雅意，手書報之：

先生察賊用謀，分兵設伏。雖世之名帥，何以加茲。已馳奏闕下，稱廣文戰勳，三錫之命。自今伊始，五庸之禮，振古如斯，洵可憚也。恤忠誅叛，均率由訓典，大愜予懷。有謂天討用彰，臣下不宜專殺者。孰知懸軒鏡，則鬼物潛形；握鋸刀，則災氛厭禍。國家用武之期，非明與斷，鮮不治絲而棼，當食而噎矣。先生幸踵前武，無惜後勞，原子充之告身，希即密給，非徒好爵之縻，將以爾邦為戮耳。一城克復，移軍守之，方將遍諭協恭同力之人，師爾助哉之烈，式廓先聲，若島賊聞之而驚破其膽，然後食肉寢處皮焉，夫何難也！

餘君曰：「書詞鼓舞，寓肅於溫，索教諭愛而畏之矣。吾聞吉教諭能用其眾，旬日內亦須有好音，俟其捷聞，大營當濟師，是神策鷹揚之會，正海西虎拜之時也。」賀蘭大笑作霹靂聲，自率將士相撲為樂，或賭射，日數棚云。斛斯侯謂餘君曰：「疇昔之夕，夢與鬼象戲。徐視鬼之將棋，乃黑鼠也。將掩捕之，吾車棋亦變為赤貓，突前嚼鼠盡。鬼大怒，取吾帽裂之，驚而寤也。何吉凶耶？」餘君曰：「以臆占夢，鼠，賊也。貓似虎，將也。與鬼戲者，神遊也。裂帽，則易頭銜也。兆罔不吉耳。」若僕方配再渡兵，見海中一蛇，引首望日，驚濤湧之，獵入雲而飄墮下水，殆此賊之死徵乎？燭生曰：「此虬也，非龍也。虬無昇天之力，宜潛而不宜見者也。逆天固必亡矣。」木蘭微哂。燭生頗悔唐突，揖而退之。斛斯侯曰：「京師南方士夫，喜為弔戲，吾能之而不忍其詐也。夫一狡心傳，而衣冠人為所驅策，或廢寢食，不亦□乎？」博士曰：「彼仍用宣和綠林，既屬率爾，貫索為罪囚之星，稱名安得雅馴，徒以銅臭為累，究之億萬子虛，只成亡國餘識，以茲為戲，稍異牧豬之奴，胥同守財之虜，真馬遷所云：見笑自點者也。大人者，攀龍附鳳，生初則天上石麒麟，垂世則千秋龜鑑。奇祥異瑞，觸緒紛如，苟未有發揮，得秀最靈之人，與物何別？旃被放辭京師，道中曾撰《四靈圖》，其譜具在，刻楮亦成，可見獵豕乎？」張弓脰曰：「新奇之書，以先睹為快，□請任校仇耳。」博士取諸笥中，弓脰朗誦其譜。斛斯侯餘君，嘖嘖稱異。

四靈圖，刻牙骨及文竹，別於葉子戲。凡四部，毛則玉麟。香象繡虎、水犀、天馬、仙鹿、神羊、文狸；羽則儀鳳、彩鸞、鳴鶴、驚隼、冥鴻、馴雉、舞雞、金鵲；介則元龜、老鼉、白龜、黃能、翠蜃、紫貝、黑蚌、青螺；鱗則飛龍、潛虯、騰蛟、驅鱷、掣鯨、銜□、騎蛇、乘鯉。鱗為禁部、以麟鳳龜龍為靈，猶之賞也。以虎鶴龜蛟為奇，猶之肩也。以狸鵲螺鯉為細，猶之趣也。以虬為秘，猶之百也。調牌為圖，調衝為徵，紅張為錦，青張為素，調色樣為祥瑞。四人分圖各六，以其八圖觀徵。四部皆徵錦，得四分，素半之，無順逆接連。禁門包胎遞加之例。圖面露錦者，不以次代；靈無偶者，謂之被獲麟。不鳴鳳，受鑽龜，有悔龍，出一分歸公，秘孤露者。雖有他靈不現，仍謂之割耳罰。出十分遍給，秘在第二。制蛟之奇，雖秘不敢匿。故無放赤腳之陋習，龍虬蛟並興者，謂之得雲雨。眾人給十分，不得現，謂之失水。出三分歸公，藏秘得一分，抽秘得三分，細前秘後者。謂之豢龍，得十分。倒者謂之雲從，得半。首出細，謂之蠕動，得二十分。加靈謂之顧祖，加十分，或加秘謂之終南佳處，加二十分。一細一分，二細十分，謂之連蜷。三細三十分，謂之陽關疊。前後細，中間秘者，亦三十分。謂之腰鼓，秘後三細，四部併者，一百分。謂之三星□。不全者，減半無名。合靈奇秘細四部併者，謂之織錦，得二十分。加小祥瑞，徵出錦素圖，只科四二分。無重複織錦之例，以上祥瑞，俱攢簇成者，謂之後天圖。必戰而後捷。四靈得十分，謂之長其長。加秘，謂之緇衣好。加二十分。外有一奇，或一細者，加十分，謂之回文。無秘有兩奇，或兩細者，加二十分，謂之璇璣。四奇得二十分。謂之參以三。加秘，謂之薰沐，加二十分。外有一靈，或一細者，加十分，謂之瑤圃玉。無秘，有兩靈，或兩細者，加二十分，謂之安石金。四細得十分，謂之機杼聚。加秘，謂之矚初足，加二十分。外有一靈，或一奇者，加十分。謂之餌鼈。無秘，有兩靈，或兩奇者，加二十分，謂之竹葉引。六圖俱無素色，四部併者，得四十分，謂之頭頭是道。不全者得半，謂之學制，徵出錦素，如前例。以上係撥拾來者，謂之先天圖，不戰而自捷，此外同部五者五分，六者六分。觀徵不加七八，不戰勝，除禁部，無一圖制人，及制人一圖者，不戰罷。又馬氏奪錦例，名實不符，且偏累，少公恕，茲則得一部錦，即以三部錦歸之，各給以十分，外加織錦祥瑞，奇細對徵者皆奪，禁部不加科，要取賞三錦家也。若故弄禁部錦，因而得徵，仍不許奪他部錦。五圖四圖獨三圖，不列祥瑞，餘犯法律之律，一依馬氏，但不私刻耳。

愚別撰小祥瑞二十五種，名曰合異，象與蛇為巴山骨，虎與鯨為同築觀，犀與虬為牛渚然，馬與鶴為神仙驥，鹿與龜為如膠，羊與鱷為祭一，狸與蚌為執女手，鸞與貝為刀貝，鶴與蛇為禹步禁，隼與龍為候旗合，鴻與麟為玉書銜，雉與蜃為化居，雞與犀為駭雞，鵲與□為先生升，鼉與雞為五更應，龜與鹿為無角解，能與鯉為張仲宴，蜃與龍為真假樓，貝與鳳為雙闕，蚌與羊為比須珠，螺與鸞為兩髻，蛟與馬為流涎，鯨與鼉為鯨鏗，蛇與龜為望武昌，鯉與鴻為雙奇書。以上純素者得五分，兼錦者得三分。均觀徵，四部併者，加二十分。謂之天孫針。鬥智而不敢任巧，於馬氏之術，庶乎青於藍而寒於水者也。

讀譜畢，弓脰歎曰：「有是哉，求氏之技也。陳典禮則以慧心，戒誅求則以宏度。鏤金錯彩，乃餘事焉。既為趙鬼讀，當習野狐禪矣。」博士旋出一篋，啟三十二圖，是明駝骨所琢磨者，皓質而絢文，則其手鑄也。斛斯侯謂餘君曰：「曷不觀此祥瑞，以待顯教群網二城之告捷乎？」餘君曰：「且可以兵事卜之於靈也。」燭生笑曰：「鄙人亦願寓得臣之目，博士當復捧西子之心，」遂依譜摩挲其圖。才一巡，弓脰問曰：「同部帆者，當若之何？」博士曰：「既不能勝，亦不許罷，戰而已。」於是先下一鯉，眾愕然曰：「我輩竟不能乘之，無仙骨也。」又下一虬，餘君曰：「此真仕宦之捷徑矣。張秘書兼髻參短簿之才，而不矜於眾，克贊於公，視令僕助名，固宜不勞而獲也。」弓脰謝曰：「賤子雖逢四岳之雲，難進二天之酒，潛而不飛，無由破壁去耳。」又下一鱷一□，餘毛羽二圖，為博士所襲。觀徵，則蛟龍俱出，鯨蛇繼之，得十二分。連豢龍，蠕動，終南佳處，三祥瑞，共五十分，為六十二分。斛斯侯笑曰：「張公問時，吾已知其為龍也。若是，安能抑之在下乎？」

剿說雷同禮所譏，故翻新樣出神機。

厭看日落鴉還噪，喜趁秋高馬又肥。

一德閣寧關社稷，半閒堂總誤芳菲。

魚龍欲戲吾方夢，月硯池邊幾幾圍。

鷗村道士誦曰：

富貴不可求而得也。性命圭旨，不求則不得也。君子求在我者，則敝帚新船，皆在外焉者矣。學問人須下此吃緊字。

博士一官，或講學而係成均，或司祭而屬奉常，或奉祠而寄詞林。清品，非冗流也。繫之求姓之人，蠅營之習，不盡在風塵中矣。有以聲病啣博士者，秦晉之俗，頗不雅馴。彼或翻唇而笑曰：宰相而獐也。侍郎而獐也，獨予博士之為求也哉。

莫靈於添丁之物，有時牝牡無功，莫靈於載甲之泉，亦見盈虛異數。史氏寄靈於四者，非謂四者之貴於人也。曰，四者靈，則人無蠢焉者可知矣。非謂四者之屬之同於四者也。曰四者靈，則四者之屬無不蠢焉者可知矣。

河圖之獻以龍馬，洛書之獻以靈龜，是圖之原也。四靈而亦以圖稱者何歟？曰：四之數，亦河洛中所有，靈之物，亦河洛圖書中所有。則何不獻之於朝廷，獻之於當路，以示匹夫不敢懷璧之意乎？故求博士非偽恭也，而靖獻也。